

阿月的婚事

九龍

前情摘要：阿月是阿傳叔的長女，她有四個年幼的弟弟，母親因為病後，還不能做粗重的工作，所以這年輕的姐姐，又要管孩子，又要料理家務，又要幫忙田的工作。阿火和摩先生的影子，又常常擾亂她精神上的平靜。

阿火比阿月長三歲，健壯樸實的農人，他倆是從小在一起長大的，感情也很投合，大家都認為他們倆是天生的對。可是如今呢！一切都變成泡影了，她感到命運的悲哀……

摩先生廿八歲，是摩慧仔的兒子，家境很好，臺灣大學的畢業生，抱着經營農場，改善農業的偉大抱負，但成績一直不如理想，現在本鄉的一所農業學校教書，最近為了實現他的理想，要物色一個可以做他得力助手的，妻子，阿月成為他的目標，可是阿月對他却只有尊敬，不敢有非份的意念。

阿月這一天又在培甘糖，當地停工作去照顧小弟阿滿時，他的父親生氣了，不耐煩的催促。

阿月覺得父親這兩天很容易動怒。她明白這是為了什麼。是的，都是為了我的婚事啊！想了這些，眼角又酸澀起來。可憐的阿爸，為了兒女辛苦了半生的阿爸，我就是嫁給誰，只要你能得到好處，我就心滿意足了；只要你能安樂些，什麼我都無所謂的。阿月一面工作一面想，不覺淚水已滴下來了。

就在這時，從遠處響來「嗚嗚……」的聲音。

「他！討厭的人，又來啦！」阿月即時猜到。為了離路邊遠些，她拚命工作起來。機器腳踏車停了。阿月不願意看，想裝着不知，可是眼睛却不由自主地瞥了那騎車而來的人。又是那身熟悉的滿身俗氣的裝束——一頂尿杓帽（通草帽），半透明的淡綠色尼龍衫，凡立丁長褲，雪白的皮鞋。唯其裝束入時華麗，才顯得那張圓大黃腫的面孔和龐大的眼、鼻、嘴是那麽難看。

「討厭！光頭李！阿月私下說了一聲。

「嘿！嘿！阿傳叔，大熱天這麼打柄。」

「阿李，上街嗎？」

父親這時正好落到路邊的一端了。阿月的腦中清晰地浮起父親那不自然的笑容。

「今天開什麼會？」

「嘿！農會的理事會啊。做一個理事，真沒意思，一個錢也拿不到，會可真不少；三天一小會，五天一大會。」

「嚙！這小鬼，沒規沒矩！皮癢啦？」父親叱責一聲。光頭李則似乎自尊心大受損害，把笑臉收斂起來。

「阿月啊，把這小猴子帶開！」父親向阿月叫。光頭李這才發現到那邊盡頭的阿月，忙又堆笑說：「沒要緊，小孩子知道什麼？真罵他，嘿，阿月，你打柄吧。」

「哪有。」阿月頭也沒抬。

「阿傳叔，歇一歇吧，來來來，有烟。」

父親只好停手，揩揩汗來到樹蔭下。光頭李掏出一包雙喜牌烟敬了一枝。

「每次開會都要抽兩三包。嚙！他們啊，自己買不起，却偏偏伸手向人要。實在嚙！他給老人點了火，自己也燃了一口，深吸了一口，睜睜着左右重重地吐出；就好像無言地再說：這樣子就是有錢人食烟的派頭！」

「三包十幾塊算不得什麼，不過那些賤骨頭，嚙！面皮好像鐵打的。」

「香呵！」

「這個嗎？還不算好。我去臺北新竹朋友家，都是食美國烟，那才香哪。嘿，我下次給你捎幾包回來。」

「近來農會有消息嗎？」

「馬馬虎虎，沒有什麼。哦，不，我先告訴你。關於前任理事長張某的貪污事件啊。這是秘密，你萬萬不可洩露……」

阿月不想聽他那破銅鑼般的聲音，幸好到此聲音低下去，聽不見了，這才鬆了一口氣。

「賊頭賊腦，鬼計多端！」她想起不知在那裏聽到的這一句批評光頭李的話。不是嗎？用這句話來批評他，真是再恰當沒有啦。阿月想。

如蜜的動誘呢？阿傳叔，我光頭李一生做的都是壞事，可是你相信我，我不是完全沒天良，我希望做一件好事，才對得起地下的祖公啊，也才能去見閻羅王啊。你就讓我做件好事吧！」

那時病人已到了危險關頭，因此這些話最後終於打動了阿傳叔的心，接受了一千元的借款；阿傳叔的病才好容易挽回危機。以後，又借了兩次各一千元。當然，以阿傳叔堅毅穩固，腳踏實地的性格來說，是不會沒有充分的對策的。他認為耕者有其田既已付之實施，則以後一年剩下一千把塊錢來還債，斷非不可能；如此則三年即可清償債務。所以他心安理得地在借據中捺了指模。

然而命運似乎有意捉弄他；去年春後，地方竟遭了空前的大旱災！原就在脆弱的基礎——靠天雨的看天田，那裏經得起這個打擊，第一期稻作，僅收了平年作的五分之二不等的收成；第二期收成落了空。接着今年第一期作，連秧都沒能插。眼看第二期之作快到，而池塘裏却仍無滴水，只有蓬蓬青草在池底掩蓋着醜惡的令人心悸的灰色龜裂！所幸，茶價還好，雖然產量銳減，但一家尚能免於饑餓。然而在靠茶葉維持生活的糧食人看來，米價又是多麼貴啊！於是光頭李那一雙覆在慈善外衣下的魔手伸過來了。媒婆三番兩次地來說項；如果應允婚事，不僅債務一筆勾銷，而且以後還要出資供阿傳叔經營，脫離辛苦的耕稼生活，並且將來阿松兄弟們要升中學大學都可幫忙。總之；一切都不成問題，安樂的生活就在眼前向一家人招手。媒人還暗示：萬一婚事不成，當然要索回借款；借據上明載把土地做為抵押的一條。這一拳，恰好打中阿傳叔的要害了。他從小就在窮困的身份下掙扎着討生活，自己擁有一份田地，乃畢生憧憬所在；如今好不容易才如願以償。因此之故，他對那些田地——即使是靠不住的看天田，也視同骨肉，怎能區區區區三千元債而把血肉之軀讓入割下一塊呢？可是女兒呢，那從小沒有享過一天福的可憐的女兒，又怎麼忍心嫁給這人形獸心的東西呢？阿傳叔愛他的土地，同時也愛他的女兒。阿月是那麼體貼父母，絕無疑問，為了父母，她是甘願犧牲一己的。唯其如此，才更增加了做父親的苦悶。也許就是為了這件事困擾着他吧，幾天來他絕少露出笑容了。今天，正是媒人要求最後答覆的一天，難怪他易於動怒了。

光頭李走後，父女倆繼續工作。兩人接近時，父親停手長長地吐了一口氣向女兒說：

「阿月，今天晚上，答應媒人的期限就到啦。我想聽聽你的意見。」

阿月也停手思索片刻，眼淚先話而滾出來。

「阿爸，你打算就好啦……」

「唉……阿月，我真希望你堅決表示拒絕呢……你這樣，順倒使我左右為難啊。」

「阿爸……你大撻我啦。」她又緊擱了一陣淚；「可是你也不要想得太多。嫁狗從狗，嫁豬從豬，都是命呵。」

「阿月……」父親再也說不出話，忍着不使自己哭出來，好久好久，才啞啞地說：「命……什麼都是命呵……」

下午，老三阿廣已於傍晚時分就放學回到，在樹蔭下陪着阿滿玩，免去阿月分心，因此工作進展頗快。

日影半斜時，阿坤阿松兩兄弟也回來了。寂寞的田邊頓時增加許多熱鬧。

「阿爸，老師說明天副總統要來龍潭，我們都要準備小旗子歡迎他。」

「對對，我老師也說。」老三阿坤也得意地插上。

「副總統？來做什麼？」

「說要……石門水庫要開工啦。」阿松容易才答出來

「石門水庫要開工啊？」

「是阿。」

「什麼石門水庫？」

「老師說我們這地方的田也有大圳水食地。」

「你講！你一定沒聽清楚。我們這地方這麼高，那裏開大圳，那裏的水？」

「我不知道，老師說的。」

「老師講北京話嗎？你聽得懂嗎？」

「怎麼不懂？」

「阿爸，阿松是聰明的孩子，不會聽錯的。」阿月從旁說。孩子們聽說副總統要來，大家都很高興，一齊拍手歡呼。

不久，父親向阿月說：

「阿月仔，不早了。你帶弟弟們回家吧。」

「還早呢。再做一下。」

「帶他們轉去，燒水給洗身。看，都變成泥鬼仔啦。」

阿月順從父親。她覺得父親下午較上午顯得慈和多了。而且很明顯地，似乎很疲倦，就如忽然在半天之中老了十幾歲一般。也許阿爸已作了最後決定啦，看破一切啦！阿月想到此，鼻尖又猛地酸楚起來。她默默忍了好一會，用手袖揩了一下額角，順手偷偷地揩了眼睛，然後才擱上鋤頭說：「阿爸，我就先轉去吧，你不要做到太暗呵！」

「我知道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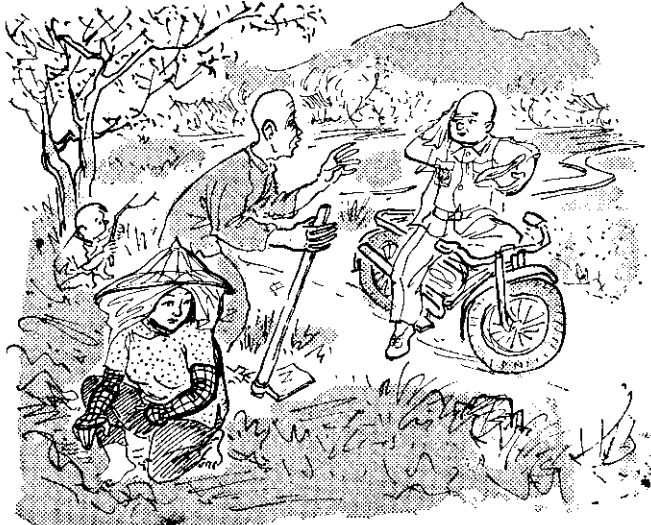
在活潑天真，亂蹦蹦跳的一群兄弟當中，只有阿月一個人似乎心事重重，把頭垂得低低，額角壓在扶著鋤頭柄的腕上。

阿傳叔停手痴痴地目送着孩子們。爭鳴聲聲，好像忽然靜默下來了……

農村之夜是寂寞的。如果是往年，這時候大家都要因為田稻的收割而忙到夜深，才能終止整天的，帶有歡欣鼓舞之意的騷動。即連渾身的疲憊也含有無限的愉悅，然而今年，天公已剝奪了人們的歡樂了。四面一片漆黑；不知從那裏傳來幽怨的絃仔聲，如訴如泣；而歌聲也總是苦情調子，若斷若續，令人黯然神傷。

阿傳叔一家人在屋前的小水埕(曬谷場)乘涼。要不是阿松兄弟不住地嘻笑玩耍，活潑活跳，也許阿月早已躲在房裏暗泣了；也許阿傳叔緊皺的臉上已結出一層水霜了。

這裏，忽然從兩個不同的方向，幾乎同時出現了兩位不速之客：一是阿貴叔婆，另一是青年阿火。(下接二十六頁)



年豐看麼什爲我

『姐姐，我要先看！』

斗六糖廠 林素娟

每當我拿『豐年』回家時，總習慣地一跨進門就讓着：『豐年』來了！弟妹們就一擁而來的伸着手說：『姐姐我要先看！』

「我先看！」這樣搶來搶去，往往把封面都撕破了。『豐年』的內容豐富，裡面的醫藥常識，衛生習慣，家常便菜做法，文藝小說……都是我們所歡迎的題目，尤其漫畫更爲小弟所喜愛，有空時，我常常說些『豐年』上的醫藥常識給小弟們聽，要他們好好注意增加衛生上的智識。

每逢假期或

星期六，我總和媽一道照着『豐年』上的說明，煮出可口新鮮的菜來。有一天，我和媽正在做着『豐年』介紹的新菜，火很熱，媽可還沒把菜切好，油鍋燒起來了，媽很慌張，提着水就要洒下去，我看了不慌不忙的馬上把蓋子蓋上，火熄了，媽問我怎麼知道這個方法，我只謎笑着不答。

我家屋後種着二棵單人瓜，也是照着『豐年』的指導種的，現在瓜子生得很多，過路的人看見了，總跑來向媽說：『林太太呀！你真有辦法，有技術，種得這麼好的單人瓜，我家那棵真要命，總共生不到三個瓜子，又細又小，將來有種子可否留幾個給我呢？』

員廣推業農的任勝快愉

我是頭份鎮農會的職員，擔任農業推廣的工作。站在這農業推廣的最前線，我必須隨時提心吊膽，研討最新的農業技術，以便指導農民，回答他們的詢問，由於這幾年來的經驗，我深深地知道：『豐年』是從事農業推廣者最優良、最完備的參考刊物；由這上面，我獲得最新的農業智識，學會了各種新作物的栽培法，新農藥的施用方法，和新農業機械的使用法，並且解決了不少農業上的疑難問題，使我對推廣工作感覺到勝任愉快。

頭份鎮上埔里九一號農民黃子田，一家七口，雖然他每天日出而作，辛勤耕作，但每在水稻收穫前，遭遇稻熱病或其他病蟲害的爲害，因此收成不見得豐盛，生活過得非常貧苦。去年，我介紹他看『豐年』，不久，插秧時期到了，他照着『豐年』所刊載的方法去施肥，過去不曉得的BHC藥粉也使用了，果然，那一期的收穫，每分地平均比以前增產一百三十五公斤，病蟲害的發生，也相當的減少。收穫後，他滿面春風地跑到農會來謝我說：『豐年』真正好！



(上接二十三頁「阿月的婚事」)

阿貴叔婆年紀已近古稀了，但耳聰目明，還算寡樂，只是腰身有點彎曲，看來身高只及四尺來高。如果是白天，便可在她那佈滿皺紋有如一隻碩大的蘿蔔乾的臉上，看到僅存的一顆巨大門牙，裸露在淡黑色的唇外。同時，也可在那細腿的眼睛裏顯出此人心胸狹窄，狡黠一如老母猴。

阿貴叔婆是村中著名的輕貪吝嗇的老人，只要得到與尿大小意外利益，就會三天高興得不吃飯都可以。她雖兒孫滿堂，却堅守着自己爲數不太小的私房錢，深怕兒孫奪取，一直自居、自放、自食，自甘於孤獨的老寡婦生涯。她唯一引爲自豪的是平生做媒，約五十年間之中成功的不下數百次；倘連小討「童養媳」也算進去，那恐怕有好幾千了。儘管她慣常地把一袋如洗說成磨房履厚，把細眼細嘴說成天生闊氣，但好像認爲撒謊這事乃是自己終身職業，恬不爲怪。如果做媒也有所謂專家，那麼阿貴叔婆無疑是其中最偉大的一個。許多「業餘媒人」都認爲替後生人做媒，乃是對社會人群的功德。倘使這想法不錯，那阿貴叔婆應是鄉中最受敬崇的功勞者之一了。其實不然。年青人都討厭她，若是發現到她正在打着自己的主意，照例要勃然大怒，咒罵她一頓；然而一旦婚事成功，又不得不稍爲原諒她。特別是生了第一個兒子時，總是煮好一大鉢鷄酒去孝敬她。

就因爲她本領不小，這次被光頭李看中，把終身大事附託給那張乾癟嘴了。在阿貴叔婆這邊看來，這實在是平生最大光榮，因爲她就沒有做過這種大富人的媒。基於她一貫的作風——唯利是圖，把這門親事認定是難得的好孔頭，因此嘴唇上塗了一層厚厚的豬油，特別賣力。

阿傅叔忙叫孩子搬凳子。不知怎麼，寒喧過後，四座却都例地沉默了。阿貴叔母知道阿火一向有阿慶野心；阿火對於老大婆的來意自然也洞若觀火；因此也不願意打破沉默。好一會兒，阿慶叔婆似吞不得耐煩了，或者也許成竹在胸，把阿火的存在根本就認爲無足輕重了，用她那慢吞吞，但又極有世故的口吻，開始「言歸正傳」。

「阿傅啊，那件事你大概有一個回音了吧，嗯？」

「……阿傅叔只是默然。」

「我這麼老哩，說不定這是我一生中最後一次。你要想想我都是爲你着想，爲你一家着想，也爲阿月着想的。良機勿失啊。」

「貴叔婆，」意外地，竟是阿火低沉有力的話語代替了阿傅叔的回答。「我聽你講，好像是給阿李哥做媒人，是不是？」

「唔！是又怎樣？」言外之意，好像在說：你這窮小子莫多嘴。

「哈哈……阿貴叔婆，你不用提啦。你好像還不知道，光頭李的親事，你再等三、五年來說還不慢的，哈哈……」

「什麼嘛，快把嘴閉起來。阿火，你想阿月，我會不知道嗎？你不要瞎想。哼！鰥狗想食天鵝肉。」

「我想不想干屁事？我說的是這門親事，慢幾年還不遲，聽到沒有？哈哈……哈哈……大家都給笑糊塗了，噫然不知所云。」

「放寬屁！阿火，你存心欺侮老人家，我才要說干你屁事哩！」

「阿貴叔婆，你真受氣。你大概是不知道的，我同你講，光頭李已給捉進官裏啦！」

「什麼？」大家都驚住了，就如晴天裏忽然打了個響雷。

(未完，下期續)

好農村廣播節目，將要舉辦有獎測驗，第一獎獎品爲中廣公司收音機一具，詳細辦法請注意本刊下期啓事。